霞浦老街和党章学堂

□仇赤斌

1

霞浦老街的槐树又结果了。也称为槐连豆，一串串垂在灰瓦边上，被秋阳晒成深褐色，像摇不响的小铃铛。我是专为这棵古树来的，却在槐宝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无意间撞见了老街的脊梁。

宝前河边的泵站正在打水，哗啦啦的白浪溅到岸边的青苔上。那闷响，我小时候听过无数回，如今竟分不清是眼前的水声，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一拨。霞浦大桥横在北面，2013 年重修的水泥桥身不长，“霞浦大桥”四个黄字漆得簇新，反倒勾起了我对它更古朴的前身的好奇。河水被泵站提上来又注入河中——提上来的不仅仅是水，还是流逝的年月。

槐树就在路边。宁波市古树名木石碑注明二级，推算树龄300年以上；北仑区金属铭牌却写着127年，三级古树。附近老人倚着墙根说，至少200年了，他们打小就在这树下玩。树身已倾斜，两根粗铁柱从不同方向撑着它，像给颤巍巍的老人拄上双拐。树干裂纹很深，但枝头依然擎着茂密的叶子，槐连豆一嘟噜一嘟噜垂下来。槐花开时我来过，香气比别处晚一些，整条巷子浸在甜腻的蜜香里；如今花落结实，槐角是一味中药，清肝明目。树龄究竟是127年还是300年，没人在意了——正史、碑刻、口传各执一词，好在树还活着，这就够了。

沿槐宝路往南岔进槐花弄，就是张氏宗祠，堂号“孝友堂”，清乾隆三十八年由族人元臣、楚玉创建。宗祠坐北朝南略偏西，占地千余平方米，门厅、戏台、正厅依次排列。很长一段时间祠堂被改作工厂，我头一次来时还能入内，古戏台上堆着旧木箱，清代石碑蒙了厚厚一层灰，碑文要用手掌抹开才勉强辨认。如今大门紧锁，挂上了区级文保点的牌子。宗祠的家族叙事一脉延伸出去，便是后方的张人亚故居。

故居在霞南东路19号，恰在整修。但我记得2011年第一次来时的模样：满院月季、一串红、南瓜花，角落里大水缸里睡莲正开着，粉白花瓣浮在绿萍之间。1898年至1914年间，张人亚在此生活，幼时在张氏宗祠的霞浦学堂读书。院子里那缸睡莲应该还开着吧，年年开谢，浑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天翻地覆。一个从花木葱茏的院子里走出的少年，后来成了中共第一部党章的守护者。

2

弄堂与老宅是老街的肌理，和槐宝路垂直的有蔡家弄、敦复弄、后漕路。雕花门头比比皆是，爬山虎铺了半壁青砖墙，凤仙花和鸡冠花从墙根瓦盆里探出头来，红的紫的，开得不管不顾。

槐宝北路59号张氏民居，像缩小版的宗祠，石柱、砖墙、木门都还齐整。后漕路上的大庙堂民居，是这一带规模最大、用料最考究的古建筑。青砖影壁立在门前，如厚重史书的封面，在北仑区极为罕见。院内门房一进，正房一进，左右厢房各一座，均为硬山顶，厢房为二层楼房。门厅屋檐下两边有石凳，可供村民闲坐。1949年国民党军飞机轰炸，门厅墙面上至今留着一个硕大的炮弹洞，洞口边缘水泥炸裂成蛛网状，像一声惨叫凝固在了墙上。走廊上搁着一根石条，长4米、宽60厘米、厚20厘米，重逾一吨——在没有机械的年代，从采石场人拉肩扛搬到这里，张氏先祖的财力和决心可想而知。一吨重的石条是人力承载的伟力，炮弹洞是暴力砸入的创伤，二者同处一院，让这宅子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朝北街在霞浦大桥西侧，东西走向，长约两百米，因街面店铺朝北得名，临河而建，只有南侧有店面。从前这里是霞浦唯一的商业街，药店仁义堂、培本堂，南货店源大、协大、兴大，穿山码头的海鲜店，阿庆肉店，张德来剃头店——老霞浦人买什么都去“河湖涨”（朝北街的土叫法）。上世纪80年代新街兴起，老店招牌一块块摘下来，但墙头的五角星和“亚南大队”四个大字还留着，红漆斑驳，轮廓仍在。如今只剩三四家店铺还开着：一家杂货铺、一家理发店、一家修鞋摊。修鞋老伯戴老花镜坐在门前小马扎上，有生意没生意都那么坐着。商业潮水退去后，生活岸线依然留存，褪色的店面像一种倔强的呼吸，不急不徐。

走到这里已近正午。霞浦中路上的公办食堂开了至少30年，光听名字就带着浓浓的时代印记。我拣靠窗位置坐下，点了烤杂鱼、四鲜烤麸和土豆雪菜汤。烤杂鱼酱油收汁恰到好处，咸鲜渗进鱼骨；四鲜烤麸里木耳和黄花菜吸饱汤汁，咬下去汁水迸开；土豆雪菜汤的雪菜是本地腌的，酸咸适中，汤头清亮。大锅炒的菜味道也好，很多本地人拖家带口来吃“妈妈菜”，也有外来务工者捧着大碗埋头扒饭。本地食客讲宁波话，外来师傅操普通话，筷起筷落间，一屋子烟火气蒸腾起来，结账不过几十块钱。



霞浦大桥


张人亚故居


初心学苑


宝前河泵站


公办食堂的壁画

3

饭后沿霞浦中路往西走200米，北侧就是张人亚党章学堂，前身是新浦老屋，2017年改建为党员干部教育基地。学堂展厅、初心学苑、使命客厅、人亚广场四个区块依次排开，展示张人亚革命历程及家族守护珍贵文献的事迹。2019年2月我第一次参观，恰逢濛濛细雨，学堂里多盆兰花盛开，素白淡紫花瓣上沾着雨珠，芬芳沁在湿冷空气里格外清冽。我想到他二十几岁离家投身革命，从此再未回来——院中若有兰草，也该是这般清苦而倔强的香气吧。碑刻、党章与兰香混在一起，我竟分不清哪一样更恒久。

朝北街上还有张石川纪念馆。张人亚守护信仰的根，张石川守护时代的影——一个用命，一个用心。2024年11月，我观看3D电影《守护》，讲述张人亚事迹。馆内也述说张石川传奇一生：22岁与郑正秋以《难夫难妻》叩响中国故事片大门；《歌女红牡丹》带来银幕第一声啼鸣，《火烧红莲寺》点燃侠客幻梦。从这个河边小街走出的青年，最终用150多部电影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在宝前村后明堂3–3号发现了张石川故居。庭院南侧坐落三间木结构高平房，石墩、红石板、木柱、窗格、梁架、椽子，都保留着民国气韵，灰白墙壁、古朴柴门、深黛瓦片、带锈门环——每一处都是故事。张石川在上海工作，只有逢年过节或遇大事才回老家，左边两间分给弟弟，右边一间分给妹妹。造梦的人把梦境留给银幕，把老屋留给亲人，干干净净。

天色向晚，槐宝路的阳光从金黄变成橘红。那棵被铁柱撑着的槐树在夕照里拖出长长的影子，铁柱的斜影像极了老人手中的拐杖，稳稳当当。我忽然觉得，霞浦老街从未真正老去——古树年年结实，张人亚的信仰化为兰香在学堂萦绕，公办食堂的烟火依旧旺盛，朝北街褪色的店面还在开着。它们不必争着诉说“悠久”或“伟大”，只是这么站着、开着、烧着、活着。日子久了，便会觉得这条老街哪里也没去，哪里也不会去。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/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520弄209号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/87298700